

太皇太后病逝后,王振更加为所欲为

7



鲍志娇 著

漓江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有政治的地方,就会有特务。特务头子也是人,他们中有正统恶棍,也有民族英雄;有精致流氓,也有抗日情报专家。有明一代,先后有四大特务机关——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,本书通过明朝十大特务头子的惊悚经历,描绘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明朝政治、社会的历史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王振仗着皇帝撑腰,当上了掌印太监,一时风光无限。王公大臣都追着他喊“爹”。

趣说历史

王振有一个梦想,梦想有一天,在地位上,太监要上升,阁臣要下降,太监之光普照。为了这一天,王振心潮汹涌。可是,他不敢频繁地在外廷走动,因为太皇太后有一个秘密的组织,稍有差池,他就会被勒令到清宁宫接受审讯。

这当口,王振不再和英国公张辅较劲儿,而是把目标锁定在“三杨”身上。“三杨”,是指内阁重臣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,也称西杨、东杨、南杨。若不排除此三人的力量,王振就无法让自己的专权之路畅通无阻。但“三杨”德高望重,与太皇太后关系密切,因此,王振决定以迂回的方式,来麻痹“三杨”和太皇太后。

这一天,王振入宫去,见朱祁镇正在和几个小太监打球。为能让皇帝玩得更尽兴,他寻思着要给皇帝发明一双既厚软又灵便且排汗的特殊短靴。然而,就在这时,负责在宫内监视“三杨”的一个东厂小特务突然来报告,“三杨”要去清宁宫拜谒太皇太后,正从这里过,马上就进内门。王振灵光一闪,跪倒在皇帝跟前;皇上,先帝为这小珠子,差点儿把天下误了,皇上现在重蹈覆辙,是想把国家引到哪儿去呀!路过的“三杨”听闻此言,感动得直咧嘴。

果然,“三杨”和太皇太后张氏慢慢被他打动了,渐渐忽略对他的戒备。王振见时机成熟,决定突然出招。一日,他突然对“三杨”说,国家大事均仰仗三位先生,可是,先生老矣。显然,这是王振在暗示他们趁早放权。受骗的愤怒使杨士奇断然拒绝。王振不悦,他板着脸站起来,转身要走,却忽听杨荣说,是老了,该找接班人了。

杨荣的想法是,与其逆王振而

行,不如顺王振之意,以免王振鼓动皇帝亲自点名让某人入阁,万一此人属奸佞之辈,就会贻害无穷。所以,还不如趁着“三杨”尚可掌控内阁时,把德才兼备之人引荐阁中,为对抗王振积蓄力量。当然,他并没有料到,日后王振的势力会融化一切力量。

王振闻杨荣之言,陡然一喜,连忙催促杨荣及早调动人事关系。杨荣颌首应允,次日便将四名大臣的调动申请表呈给皇帝御览。皇帝按照王振事先的嘱咐,从中选择两人。

王振认为,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的影响渗入内阁,多赖于杨荣,这说明杨荣脑子活泛,比其他两个更难对付。所以内心对杨荣更戒备。他让马顺尽快找到杨荣的软肋。

马顺一得令,立马布下情报网。时间转眼进入到公元1440年(正统五年),在清明前夕,杨荣向皇帝请事假,要回老家扫墓。皇帝应准,杨荣就率在京的家眷回福建去。

杨荣时年七十岁,秉性旷放如故,从不拒绝家长里短、人情往来,也从不拒绝奢侈荣华。在他的影响下,他的家人也都不拘小节。杨荣回到福建后,气喘吁吁地钻到山沟子里省墓。靖江王佐敬前来拜望,不见其人,便留下一堆金银作为礼物。杨荣的家人收下来,准备等杨荣归来再作处置。岂料,一家人竟都大大咧咧,转眼间就忘得一干二净。锦衣卫特务立即把情况报知给马顺,马顺又急报给王振。王振如获至宝,密报给皇帝。皇帝很生气,要查处杨荣。

杨士奇惊闻皇帝震怒,知道这是“振欲借以倾荣”,赶忙以七十五岁的残年之躯,颤颤巍巍地去向皇

帝求情,费尽全力才保住杨荣。杨荣受此意外,悲愤哀伤,死于心疼,“二杨”悲于心碎,王振喜于心醉,“三杨”现在只剩下两位了。

拜王振所赐,几乎每一年,皇家监狱都会迎来至少一位来自六部的尚书。“作客”皇家监狱次数最多的是户部尚书刘中敷。刘中敷管着国家财政,却抠过全天下的人,不给王振行方便。王振对皇帝嘟哝道,没钱怎么打制银条、金箔?没钱条、没钱箔怎么制作小马、小盾牌?没有小马、小盾牌,怎么玩拼杀战场的游戏?朱祁镇嘟着小脸,把刘中敷下到大牢里。几天后,太皇太后张氏赶忙把刘中敷放出来,好生安抚。可是,生命不息,用钱不止,这意味着刘中敷的牢狱生活永远不会真正结束。

最后一次,王振索性让皇帝把刘中敷下放到边疆垦荒种地,这次太皇太后也帮不上忙了,因为十几天后,太皇太后张氏便悄然长逝了。

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后,朝野哀声一片,王振却欣喜若狂,他再无可畏惧之人了。太皇太后病逝第二天,他就干出一件震惊朝廷的事。他指派一个太监来到内宫门,将立在门口的一个一米高的铁牌拔出来,当废品处理掉。这面铁牌的意义非同小可。它是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所立,上铸八字: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。”王振以拔除这块铁牌的决绝姿态,表明自己干预朝政的坚定决心。

三大殿落成庆典上,按照明朝祖制,太监没有参加宴会的资格。马顺犹疑着,没敢问。王振在家里发狠地掐着茉莉花,忽然皇帝派使者来传旨,召他赴宴。王振怒气冲冲训斥了使者一通。使者赶忙回宫禀报。皇

帝深觉王振受委屈,特命人大开东华门中门,专门迎请王振。自此,王振创下了一项历史纪录,填补了宦官不得与宴的空白,声势大振。

王振决定趁着这个大好时机把自己人更多地塞入内阁,操控政府核心。于是对杨溥说,留意着些,看我老家的人有谁适合做京官。杨溥无法,只好把河北官员薛瑄擢升为大理寺左少卿。谁知这个薛瑄根本不领王振的情,不去拜见他,也不收他的礼物,把王振气得半死。

王振的侄子王山也与薛瑄结下仇恨,起因与几个寡妇有关。秋初一日,王山去参加一位都指挥使的丧礼,无意间看到亡者遗下的小寡妇岳氏,十分妖冶美艳,便去找亡者的家属商议。谁知家里不止一位寡妇,正妻坚决不同意小寡妇另嫁。王山直接就把大寡妇捆起来,交给都察院,命人全天候虐待,宣称是大寡妇毒害亡夫,特此下狱。然而,恰逢薛瑄复查此案,发现纰漏重重,马上予以重审,将大寡妇释放出狱。

薛瑄不讲情面,王山拗他不过,跑去向王振告状。王振怒不可遏,指示一位御史诬薛瑄收受大寡妇的银钱,不容分说就把薛瑄判为死刑。候刑期间,薛瑄仍拒绝俯就王振。

不过,薛瑄最终还是得免一死。救他的人是王振家的老仆。这个老仆也是河北人,在薛瑄行刑之日,王振忽见他泪泪纵横,问他为什么。老仆答,闻薛瑄将亡,故痛哭失声。王振大惊。老仆解释,薛瑄学问精深,正直洒脱,不识其人,亦闻其名。王振素来看重他在家乡人眼中的形象,于是,便免了薛瑄的死刑,过段时间又把他放回家了。

新总监肖需的裁员名单里有封新

7



陈晨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故事在三个合租的男生之间展开,身高163cm的广告公司职员封新、身高175cm的自由摄影师肖宇,以及身高185cm的空少麦文杰。三人在各自生活中邂逅着一段又一段看似不可思议的生活故事,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为着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和理想而奋斗。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你和我,在生活中不断地迷失、寻找、失去,并获得难能可贵的珍宝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赫小祺是麦文杰最不愿意碰的那种富家女孩。多米诺和一个40多岁开中医诊所的男人相亲,渐渐不再和肖宇联系了。

都市爱情

新的一天,封新刚到公司,就发觉今天的气场有些不同,同事们窃窃私语,每个人都穿得比平常要得体很多,原来是自己所在的客户部要来一位新总监。副总把客户部的人都召集到会议室。那里已经坐着一个年轻女人,肖需。

封新没见过肖需,也压根没想到她和室友肖宇有什么关系。

他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里。听到有“砰砰砰”的声音从肖宇的房间里发出来,就好奇地走过去。“要搬家?”封新问。“搬什么家啊,收拾房间呢,自从上次搬进来就没好好收拾过。我姐晚上要来,我怕她唠叨。哎呀,以后再和你说吧,快把我这袋垃圾扔出去。”肖宇把垃圾袋打了一个结。

“噢。”封新老实地接过垃圾袋,正准备出去,有人敲门。来的不是肖需,而是沫丽丽和上次来家里吃过饭的那个富家公子庞轶。

“你怎么来了?”肖宇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“在家待着闷得慌,于是就到你这里来串门,怎么,现在不方便啊?”肖宇看到庞轶礼貌地朝自己打了一个招呼,那句“当然不方便”便从嘴巴里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进屋后,庞轶去卫生间,肖宇拉了拉沫丽丽,轻声地问:“你还住在他家啊?”“嗯,是啊。”沫丽丽理直气壮地点点头。“你的脚还没有好啊,我看你都穿上8厘米的高跟鞋了!庞轶人太好了,要是我,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”肖宇走到饮水机前倒了一杯水。“哼,难怪没有女生喜欢你。”沫丽丽朝肖宇翻了一个白眼。

庞轶路过肖宇的房间,好奇地往那个暗暗的房间里看。墙壁上挂

着肖宇拍摄的人物肖像,一个半裸的男生站在雨水里,他的眼睛灰蒙蒙的,仿佛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无助。那个书柜上,放满了肖宇平时收集的各式各样的复古胶片相机。这时,肖宇走了过来。

“你的房间真酷。”庞轶情不自禁地对肖宇说。肖宇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:“进来看看啊,站在门口干啥?”他招呼着庞轶。“天哪,这是Nikon SP!”庞轶对着架子上那只古老的胶片相机惊讶地喊道。“嗯,是两年前在北京的一个二手相机市场上看到的,虽然不能拍了,但还是买了回来。”“真不错啊。”庞轶那羡慕的口气,就像一个单纯的小男孩。

沫丽丽站在门口,看庞轶和肖宇坐在地板上,讨论着那些在她眼里一无所用的二手相机。肖宇房间里暗黄色的落地灯光打在他们的身上,不知道为何,沫丽丽觉得此时的这个场景很安静,很美好。是的,庞轶和她想象中的富家公子不一样,在她粗俗的想象里,像庞轶这样的人,该是放浪不羁的。但是,庞轶是如此安静的一个人,安静得能让沫丽丽在某一刻,卸下她心里所有的那些花花绿绿的、虚妄的幻想。他让沫丽丽觉得很安全,尽管沫丽丽并不太畏惧这个城市里的种种凶险。

一阵敲门声,当肖宇打开门,依旧不是肖需,而是赫小祺和她的好“姐妹”阿吉。“麦文杰在家吗?”赫小祺没好声好气地问,一点都不在意肖宇是给自己发工资的老板。“不在家,找他有事?”肖宇问。“发他短信也不回,打电话也不接。”赫小祺的声音突然有些哽咽起来。

“哎呀,好啦好啦,别想这个死

男人了,说不定已经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了。走,我们去吃大餐去,我请你吃日本料理。”阿吉拉走了赫小祺。

此时,麦文杰正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挤在KTV的包间里。被扔在沙发角落的手机蓝屏上,显示着5条未读短信和6个未接电话,清一色的都是赫小祺的名字。

麦文杰瞥见手机屏幕又亮了起来,是一条短信。但他隐约看到了手机上面不再是赫小祺的名字,而是肖宇。于是,他拿过手机。其实,赫小祺在刚才的8个小时里,给他打过电话,发过短信,他都知道。只是,他连看都不想。那些短信,都会在还是未读的状态下被他删除。他打开肖宇给他发的消息,然后皱了皱眉头,走出了KTV的包房。

他靠在走廊的墙上,犹豫了一下,然后点开了赫小祺的号码。此时的赫小祺,正在日本料理店和阿吉闷闷不乐地把一块生鱼片在酱油里蘸了又蘸,就是没胃口放进嘴里。突然,手机响起。“阿吉……是他的电话。”赫小祺激动地拿起电话,看了阿吉一眼,然后有些害羞地拿起电话走到了料理店外。她按了接听键,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嘈杂。

“小祺……”麦文杰的声音依旧充满着磁性。

“怎么了?”她的脸上渐渐地泛起了淡淡的红晕。

“以后……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打我的电话?”麦文杰捂了捂头,酒精的作用下,他突然觉得有点头晕。他鼓起勇气,说出了那句一直都想说的话,“我真的不喜欢你。”

喧闹但又空荡荡的走廊上,麦

文杰关上手机,慢慢地蹲了下来。他打开通讯录,找到赫小祺的名字,然后轻轻地点击了“删除联系人”的红色按钮,疲惫地闭上了眼睛。

在麦文杰挂掉电话的那一刻,赫小祺整个人愣住了。日本料理店外挂着红色灯笼,红色的光晕映衬在路人的脸上,包裹着他们小小的幸福。行人匆匆而过,每个人看起来似乎都很好,是的,这个城市也很好。只是,他不爱你。

麦文杰的大公寓里,当沫丽丽和庞轶刚离开不久,肖需便准时出现在了公寓门口。

“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家?你的室友呢?”肖需边换拖鞋边问。“一个出去了,还有一个在屋里。”肖宇走到封新的卧室门口,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“妈妈特别嘱咐我要来看看你的生活环境。”其实,肖宇妈妈根本没有向肖需提过这些。肖需一直觉得,肖宇的另一个弱点就是——不会交朋友。他的朋友,大多数都是像沫丽丽这样的,在她眼里的“三教九流”。所以,当那个瘦弱的黑框眼镜男孩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,肖需呆住了。

“总监!”封新的眼镜都差点掉了下来。

“你和肖宇是室友?”肖需深呼吸了一口气。封新在公司里沉默寡言,他完全不像出在那栋写字楼里的白领精英,而像刚走进大学校园乳臭未干的大学生。但是这些,都不能让肖需对一个人留下印象。让她记住封新,是因为今天上午,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一批准备裁员的员工名单里。